

古香齋治通鑑綱目編一

內本重鐫

古香齋治通鑑綱目三編

孔氏三子有三萬卷堂藏版



加 禮 可 以 禮 也
禮 也 禮 也 禮 也

御撰通鑑綱目三編序
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
家而必以朱子通鑑綱
目爲準通鑑綱目蓋祖
述春秋之義雖取裁於

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
正人紀昭監戒著幾微
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
司馬氏有不能窺其藩
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

矣嘗謂讀書立言之士
論世爲難非如朱子具
格致誠正之功明治亂
興衰之故其於筆削鮮
有不任予奪之私失褒

貶之公者自綱目成而
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後
儒有所依據踵而續之
由宋迄元釐然方策至
明代君臣事蹟編緝之

難更倍於諸書蓋明史
已成於百年之後而世
變風漓記載失實若復
遲待將何以繼續編而
示來許爰亟命儒臣法

朱子通鑑綱目義例增
損編摩大書以提要分
注以備言每一卷成呈
覽朕於幾暇亦時御丹
鉛爲之叅定雖於天人

一貫之精微未之能盡
而惟是謹嚴之義守而
弗失簡正之旨志而必
勉書旣成羣臣舉唐太
宗之事爲言勉從其請

而爲之序云

乾隆十一年夏四月朔
御製

經筵講官徐復初殿學士兼都司書院掌院事等伯三

勅編次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告竣謹奉

表恭

進者竊惟屬辭比事教起於春秋繫月編年法沿於紀
載世綿千祀史閱百家宋溫國羅衆典以創鴻裁章
程大備子朱子括羣言以標定論體例彌嚴洎乎成
化諸儒續有宋元通鑑惟勝國興衰之迹在史官紀
述之司事雖具於編摩義未昭於筆削秉權衡而不
爽功之鉅者恒難垂典則於無窮道之明也有待欽
惟

皇帝陛下以

天亶之聰而遜敏有

日新之德而緝熙敦志經考典之功闡稽古右文之治

凝神乙夜縱覽千秋謂纂述相承莫精於綱目而典型真

在獨闕於有明宜遵曩哲之遺規用勒前朝之成迹

於是

親披汗簡

特秉鴻裁貫終始以立常經參異同而衡定案準平繩直

提綱則義極謹嚴縷析條分舉目則事期精覈衷之

正史汰臣僚飾美之詞證以羣編削野稗存疑之說

翦裁枝葉綜括綱維褒誅定而衮鉞施法戒明而丹

青炳揆以考亭之法則

聖合於賢登諸闕里之編則經尊於史昔者通史緝於梁
后徒侈辭華晉書斷自唐宗無關體要未有

乾心作範

膚式裁模昭懲惡勸善之方闡守經達權之教藻鏡開而
天地朗奉以無私璇衡正而古今平歸其有極信聖
人之述作極盛於茲蓋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臣等
叨陪綴緝預列參稽學史而未擅三長受經而漸窺
五體稟

訓言以成統貫多愧專門承

指授以悟淵微竊欣盛遇伏願

天文光被

淵鑒宏開布在鬻宮登之冊府踵麟編而高步藻耀六經
俯狐史而旁羅牢籠百氏乾坤不朽精華畢貫於羣
心日月齊懸軌度永垂於奕世謹將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釐爲二十卷繕寫清本裝成兩函謹

奉

表恭

進以

聞

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大 學 士 伯臣張廷玉

兵部右侍郎臣王會汾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長發

原品休致侍講學士臣楊椿

內閣侍讀臣蘇崇阿

國子監司業臣鶴年

翰林院編修臣柏謙

翰林院編修臣張映斗

翰林院編修臣朱荃

翰林院編修臣朱佩蓮

翰林院庶吉士臣章愷

內閣中書臣吳麟

乾隆四年八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編年紀事之體昉自春秋宋司馬光彙前代諸史爲資治通鑑年經月緯事實詳明朱子因之成通鑑綱目書法謹嚴得聖人褒貶是非之義後人續修宋元綱目上繼紫陽與正史紀傳相爲表裏便於檢閱洵不可少之書也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將次告竣應仿朱子義例編纂明紀綱目傳示來茲著開列滿漢大臣職名候朕酌派總裁官董率其事其慎簡儒臣以任分修乃開館編輯事宜大學士詳議具奏特諭欽此

皇清卷緒
享之登
寒武
壬申
風寒
率懷
弘廣
誦
總
以
集
鑄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總目錄

第一卷

凡五年

起戊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盡壬子明太祖洪武五年

第二卷

凡十四年

起癸丑明太祖洪武六年盡丙寅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第三卷

凡十二年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盡戊寅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第四卷

凡十一年

起己卯明惠帝建文元年盡己丑明成祖永樂七年

第五卷

凡十六年

起庚寅明成祖永樂八年盡乙巳明仁宗洪熙元年

第六卷

凡十八年

起丙午明宣宗宣德元年盡癸亥明英宗正統八年

第七卷

凡十三年

起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盡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

第八卷

凡十四年

起丁丑明英宗天順元年盡庚寅明憲宗成化六年

第九卷

凡十七年

起辛卯明憲宗成化七年盡丁未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

第十卷

凡十八年

起戊申明孝宗弘治元年盡乙丑明孝宗弘治十八年

第十一卷

凡十六年

起丙寅明武宗正德元年盡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

第十二卷

凡十四年

起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盡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

第十三卷

凡十七年

起丙申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壬子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第十四卷

凡二十年

起癸丑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盡壬申明穆宗隆慶六年

第十五卷

起癸酉明神宗萬曆元年盡辛卯明神宗萬曆十九年

第十六卷

凡二十一年

起壬辰明神宗萬曆二十年盡壬子明神宗萬曆四十年

第十七卷

凡八年

起癸丑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盡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

第十八卷

凡七年

起辛酉明熹宗天啟元年盡丁卯明熹宗天啟七年

第十九卷

凡九年

起戊辰明莊烈帝崇禎元年盡丙子明莊烈帝崇禎九年

第二十卷

凡七年有奇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禎十年盡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五月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總目錄

申戊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一

起戊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
洪武元年盡壬子明太祖洪武五年 凡五年

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高皇帝
帝洪武元年○是歲閏七月元帝出奔 春正月吳相國李

善長等尊吳王朱元璋為皇帝國號明

元璋先世家浦。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母陳氏。元璋始生。室中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年十七。父母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至正十二年。從郭子興於濠州。子興奇其狀貌。留為親兵。戰輒勝。明年。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為鎮撫。與徐達、湯和等。昭定遠。下滁州。得李善長。與語。大悅。之。留掌書記。十五年。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於亳。徵元璋為副元帥。不受。遂渡江。拔牛渚。下太平。取集慶路。以次畧定江左。二十四年。自立為吳王。建百官。遂降陳理。執張士誠。走方國珍。蓋有淮南、浙東、江西、荆楚地。二十七年。命諸將北定中原。善長帥百官勸進。乃以是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

追尊祖考為皇帝

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會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

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后郭子興撫女也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帝既定江南吳漢接境戰爭無虛日后手緝甲士衣履佐軍嘗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為本帝善之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修墓置廟標后長子也

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帝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關何時定乎對曰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上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帝稱善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帝復為帝布款誠使皆得自安帝深倚之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調兵餉無乏嘗請立茶鹽法榷酌元制去其弊政用益饒而民不困帝稱吳王時拜右相國至是改官制尚左以為左丞相

征南將軍湯和克福建元平章陳友定死之。

友定守閩。帝命和由明州海道取福州。胡美由江西趨杉關而別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酒會諸將。殺使者。瀝血酒中。與眾酌飲之。誓以死守。已聞杉關破。急分軍為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延平。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朶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耳殺妻女。縱火自焚。死時胡美已克建寧。和遂進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轍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之。友定呼其屬與訣。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門納明師。昇友定出小東門。未絕也。天大雷雨。友定復甦。城送京師。入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白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柏帖木耳。迭里彌實也。

元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討之。

元既奪擴廓帖木兒兵。分隸諸將。擴廓退軍澤州。元帝知擴廓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貊高合攻擴廓。

而合關保以兵戍太原。擴廓憤甚，引軍據太原。蓋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元帝下詔削擴廓官爵，令諸將四面討之。

三月修女誡。

帝謂翰林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以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與政事。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政由內出，鮮不為禍。惟智者能察之於未然。其纂述女誡及古賢后妃事，可為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

夏四月，蕪州進竹篔，却之。

令四方無妄有獻。

征南將軍廖永忠取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元行省左丞何真。真曉利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禽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略定清遠英德連州廣東。

悉平。

征虜將軍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北。元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

徐達下山東會遇春於濟寧。引舟師沂河趨汴梁。守將李克彝走。左君弼竹貞等降。遂白虎牢關入。元守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元兵二十餘騎攢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元兵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魯溫降。嵩陝陳汝諸州次第略定。帝如汴梁。改爲開封府。召徐達至。行在命率師北伐。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達頓首受命。帝尋還應天。

都督馮勝克潼關

師取河南。元李思齊張思道會兵駐潼關。火焚思道營。思齊移軍葫蘆灘。明師攻潼關。思齊奔鳳翔。思道奔鄭

六月平章楊璟克廣西

璟攻永州。元將鄧祖勝。歛兵固守。璟分營築壘。造浮橋。西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克永州。以次定寶慶。全州。道州。藍山。諸州。縣進攻。缺江木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遣將殺守堤兵。盡決濠水。築土堤。五道。傅城。攻兩月。會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取梧州。定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其總制張榮。來約降。璟與之白帽為識。夜半從寶賢門入。執元平章也兒吉尼移師。柳州。降兩江土官黃英。岑伯顏等。永忠亦定南寧。象州。廣西悉平。

秋閏七月。元復擡廓帖木兒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明師克通州。元帝奔上都。八月。徐達入元都。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死之。

徐達帥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彰德。廣平。次臨清。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顧時浚河。通

舟師會常遇春已克德州。合兵取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進克通州。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被禽死之。元帝詔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遂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知樞密院事。黑廝宦者趙伯顏不花以為不可。帝不聽。伯顏不花勸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卒不聽。夜半。開建德門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童。卒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者捷聞。詔示天下。以大都路為北平府。置六衛。留都督副使孫興祖守之。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巡古北諸隘口。

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至是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

大赦。

詔赦殊死以下。恤從征將士家。逋卒許自首。輸賦道遠者。官為轉運。災荒以實。聞遊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衍聖公襲封。及授曲阜知縣。並如前代制。有司以禮聘致賢士。毋非時決重囚。除書籍田器稅。貸通賦。蒙古色目人。有材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復一子他利害。當與革。不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帝如北京。放元宮人。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安首謁軍門。陳王道。吳元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為總裁官。諸禮率多安所裁定。至是卒。追封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十一月遣使訪求賢才。十二月徐

達克太原。元擴廓帖木兒走甘肅。山西平。

達既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擴廓遣將來禦。戰於韓店。楊瑄大敗。會元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遠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陶凱。曾魯。高啓。趙訪等。十人。為纂修。閣六月。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命儒士歐陽祐等。往北平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其事。帝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馮翌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但聞寬則得眾。未聞以寬失者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正當用寬。元季君航於逸樂。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適中則無弊矣。

元丞相也速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

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備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千人。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當以計走之。乃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也速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耕藉田。○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孔興、脫列伯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徐達兵八關。思道遁去。郭子興將輕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哥夫里郎中王可檢討阿失不花。三原尹朱春俱抗節死。遂改奉元路為西安府。戶賑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夏四月。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

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馮勝、徐臨洮、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卒未易拔。臨洮西控羌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鬪。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馮勝逼臨洮。思齊果降。不戰。

五月朔。日食。御史中丞章溢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濫初應聘與劉基葉琛宋濂向至應天帝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濫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浙東設按察使以溢爲僉事督饋餉平諸寇數有功帝卽位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嚴苛濫獨存大體受詔赴閩擢鄉兵行之處州遭母喪乞終制不許鄉兵旣集再乞終制許之哀毀卒帝痛惜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

遇春下鳳翔詔還備北平以李文忠副之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詔李文忠領其衆

遇春師次柳河川卒遇春沉鷲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今嘗自言能將

十萬眾。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於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臨於龍江。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闖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敗元遊兵於馬邑。禽其平章劉帖木。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戮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封王顥為高麗國王。徐達克慶陽。禽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盡收其部落。輜重。還出蕭關。克平京。張忠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寧夏。為擴廓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已而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良臣求援於擴廓。擴廓遣將攻原州。昭涇陽為慶陽聲援。達遣馮勝扼驛馬關。敗其將。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絕。至煮人汁。凡泥噉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為大筍形。如牛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筍走。復為地道薄城。攻不已。會百戶王輅收臨洮降卒。還入城共守。敵拔營去。眾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還。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眾欲走。輿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乃括城中貲。分日。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

修禮書。

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戊庚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
開宮殿如京師制。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道北伐。

時元主尚在近塞而擴廓犯蘭州指揮于光力戰死。帝以達為大將軍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薩關出西道擣定西取擴廓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元主。二月文忠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元平章竹真次駱駝山走平章沙不丁。次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

吏部請謫有罪於僭崖不許。

帝曰前代謂僭崖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遠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

瑛王秦檜王晉楛王燕櫛王吳楨王楚博王齊梓王
憚虎王趙檀王魯從孫守謙王靖江櫛後改王周。

徐達大破元擴廓帖木兒於沈兒峪。

達至安定。擴廓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
數交戰。擴廓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
德濟倉猝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却之。德濟大海子也。達
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
溝。殊死戰。大破擴廓兵。禽鄉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
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士卒入萬。擴廓僅挾妻子數人。
奔和林。達遂自徽州南一百八渡。至略陽。克沔州。入連
雲。棧。攻興元。取之。劉愈亦自臨洮進克河州。德濟至京。
師。帝釋之。而以書諭達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
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
廷議。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
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元帝殂於應昌。

詔諡之曰順帝子
愛猷識里達臘立。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
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買的里八剌。送京師。

文忠聞元主卒，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愛猷識里達臘北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之眾萬六千餘人。

是月旱。六月，帝親禱於山川壇，越五日雨。

帝齋於西廡，皇后躬執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於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詣壇，席藁曝日中，夜臥於地。凡三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越五日大雨。

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李文忠捷奏至，羣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賀。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選隔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母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

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年不征稅。其後復徙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又徙山西民於河北。又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右丞楊憲有罪誅。

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然意刻深。有不足於己者。輒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己所親信者。嗾侍御史劉炳劾罷丞相汪廣洋。且請徙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誣。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越三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畧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恃富。陳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上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外。蕪一涉以為之援。而使先攻士誠。姑蕪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參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自正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為左

丞。

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也。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債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後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帥師伐夏。

夏主明昇聽吳友仁計不入朝。帝假道征雲南。不奉詔。且數寇興元。乃命將討之。和帥副將軍周德興。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友德帥副將軍顧時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平章劉益以遼東降。

詔置遼東衛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
彥翬等謀殺益右丞張良佐又殺彥翬保保走依納哈
出。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夏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論之曰蜀人聞我師西伐必悉精銳
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趨階文門戶旣墮腹
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集諸軍聲
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岩谷晝夜行抵階州
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
渡破五里關遂收文州趨綿州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
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
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夏丞相戴
壽等急分兵援漢州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
城下接師膽落友德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
至瞿塘阻鐵鎖橋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
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
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墨葉渡夜
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
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將士
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遂入夔府明

秋七月以方克勤知濟寧府

日。和始至。乃分道進。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昇大懼。面縛銜璧。與觀率官屬降於軍門。和等承制撫慰之。時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象陣。象反走。躡藉死者甚眾。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悉定。

封明昇為歸義侯

昇至京。羣臣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歸義侯。賜居第。

九月朔日食。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八。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軍兌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斂橫溢。滋為民害。其孱弱者復為勢豪所凌。就延逋負。率鬻產以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冬十二月逮漢中知府費震尋釋之。

震以賢良徵為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坐事被逮。帝曰。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授寶鈔局提舉。

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

每王府設二護衛。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人。百戶十人。

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鎮雲南。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夏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威。適為北平守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威往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脫脫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

天既訖汝元命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爲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徙陳理明昇於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隙無自生乃徙高麗。

遣徐達馮勝等分道征擴廓帖木兒達軍敗績勝敗元兵而還。

帝以擴廓數擾邊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居庸趨應昌勝爲征西將軍出金蘭取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敗擴廓於土刺河五月擴廓與賀宗哲合兵拒達於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亦集乃路次別篤山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眾文忠至阿魯渾河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稱海椎牛饗士而還。

以鄧愈爲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

辰禮諸蠻作亂。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澧州討散毛諸洞蠻。德興出南寧討焚鳳安田。諸州蠻良出靖州。討會同五開。潭溪古州。諸蠻悉平之。

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燧而自立遣使入貢却之。

叔明篡立懼計。遣使入貢以規朝廷意。主客曹已受表主事曾魯取副封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燧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是。欲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置茶馬司。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香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於秦州。河雅諸州。自銅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免京民役。

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其役。未幾。

又賜民絹。
戶一匹。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
冬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啟皇太子。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一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鑿再校
南海孔憲賢三校



丑癸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

起癸丑明太祖洪武六年盡丙寅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凡十四年

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選道士供事郊壇。

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

汪廣洋罷為廣東行省參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二月停科舉。

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為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

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等為之師。帝政暇親品騭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歲時賜資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大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三月朔日食。○命徐達

帥師鎮山西北平。○復以魏觀知蘇州府。

觀知蘇州府。政化大行。課績為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參政。以部民乞留命還任。

夏六月。元擴廓帖木兒犯雁門。○秋七月。以胡惟庸為中

書右丞相。○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於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賕。省府弄法。

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却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奈何以口腹累人。

閏月定大明律。

先是嘗頒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為之直解。又令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準於唐。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

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尚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

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遣總兵官吳禎巡海備倭。

倭人頻入寇掠。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奉表入貢。未幾。寇掠如故。乃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

二月朔日食。○修曲阜孔子廟。

立孔顏曾三氏學。教其族人。

三月。方國珍卒。

國珍以至正二十七年來降。幕下士詹鼎為書。辭乞哀。甚至。太祖憐而赦之。促入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至是卒。

夏四月。都督藍玉拔興和。

時元將脫因帖木兒守興和。玉大敗其眾於白酒泉。擒國公帖里密赤及官屬五十九人。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六月。汰北方府州縣官。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陝西雨雹。山西北平。河南。山東蝗。詔蠲其租。○秋七月。李

文忠拔高州。

斬宗王朶朶失里。禽承旨百家奴。追奔至檀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及司徒。谷海俊等。

九月。遣宗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冬十一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薨。敕禮官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儀禮父在為母服。甚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其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

高麗李仁任弒其王顯。

顯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
禍為嗣於是仁任立禍

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

帝以郡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
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決開封

壞大黃寺堤百餘丈集
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二月帝耕藉田○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
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備用錢乃詔中書
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曰四百文三
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禁民
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
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元以下止用錢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韓林兒在滁州帝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
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

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後與楊憲相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侈失人，臣禮賜死。

夏四月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役。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糾事若神，暇則數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其見重如此。然性剛疾惡，胡惟庸深忌之。初，既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藪。基奏立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逃軍為亂，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連奏其罪，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怒使吏討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迫逐居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齋羅綺及
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

秋七月朔日食○詔百官奔喪母俟報○京師地震○八

月元擴廓帖木兒卒

自徐達敗後大軍不復出塞擴廓從其主徒金山卒於
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帝嘗大會諸將
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
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乃奇男子耳保保擴
廓小字也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
使漠北為官軍所獲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以已
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為
元使者給梁王雲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指
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

丙辰

四川。福建。湖廣。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三。
西安。大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哈出必內犯。勅雲等預為備。未幾果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指揮韋富王勝等伏弩城下。禽其驍將敵大沮。沿柞河遁。旺先引兵扼河。緣河壘冰為牆。沃以水。經宿。疑沮如望城。旁設坑穽。敵至。伏四起。納哈出急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奔中。眾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畢栗河。斬獲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帥師鎮延安。

元將伯顏帖木兒為邊患。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安。秋七月。伯顏帖木兒來犯。和使傅友德破禽之。降其眾。

三月。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

田租。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

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為布政使置左右參政後又增置左右參議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下平遙訓導葉伯巨於獄殺之。

時以災異求直言。伯巨上書畧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多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疆理。以待封諸王子孫。割一時之忍。制萬世之利。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用刑多裁。自聖衷治獄之吏。處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剛定舊律。臧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上下。在下也。古之為士者。以登進為榮。今之為士者。以濶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招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親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

所樂爲哉。誠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來。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始稱富庶。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今陛下切切於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今之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聽訟讞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古者教士於學。俊造遞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故成周得人爲盛。今天下諸生升大學者。未數月遽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皆求治太速之過。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內。速下獄。瘐死。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歸和林。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辟爲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熱火焚其

鬚不為動。其妻適在浴。子英避弗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畧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知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驟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獲以來。日夜思惟。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南海。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於和

十年春正月。益秦晉燕三府護衛。○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破之。

吐蕃川藏。數剽貢使。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五月詔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秋七月始遣御史巡按州縣。

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陳寧為左御史大夫。

自楊憲誅帝以惟庸才可倚寵遇日盛獨相數年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關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沉守位而已寧有才氣而性嚴刻知蘇州徵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號為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御史中丞至是拜大夫。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

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愈事母孝撫幼弟有恩敬禮儒士簡重慎密有士君子之行云。

午戊

十二月朔日食。錄功臣子孫。

都督府錄丁忠等五百十
一人。按指揮千百戶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為蜀王。植湘王。桂豫王。煥漢王。植衛
王。其後桂改封代。煥改封肅。植改封遼。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
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
於門。宴畢然後退。
朝覲考覈自此始。

卒。三月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夏四月元愛猷識里達臘

子脫古思帖木兒立。帝
遣使往弔。自為文祭之。

秋七月蘇松揚京諸府海盜遣使賑恤。

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帝以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於圜丘壇址合祀天地。

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麟七站地帝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擊大破之禽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置洮州衛文忠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為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卒置衛守之。

平羌將軍丁玉擊松州番平之。

松州平玉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潘衛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略其地言松州為番蜀要害地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夏四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徵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鳩卒

子中初為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子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為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子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之，乃變姓名浪迹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常齋鳩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於朝，以幣聘。子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鳩死。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塚上夜有光。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平涼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

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恩賢。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誓人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塔李佑父也。惟庸合陰說善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安。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謀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善長。有亨。置不問。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後復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里庶政。事權歸於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母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賞重典。

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於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於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

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於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於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沐英襲元將脫火赤於亦集乃路禽之。三月燕王棣之國。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五月雷震謹身殿。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愆罷王府工役。

秋八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木等召至告於太廟以本及杜佑龔穀為春官杜敏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勅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敦等相繼罷本坐事誅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

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

乃兒不花侵邊命達帥湯和等討之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惟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二十年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編類為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為主魚鱗冊以土田為主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三月赦秋九月遣傅友德征雲南。

以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副之。步騎三十萬。

冬十月朔日食。制法司錄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

議以聞。十二月。令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章奏。傅友

德下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死之。雲南平。

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梁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道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衛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霧霽。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恐為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禽達里麻。俘獲萬計。友德自率眾擊烏撒。分遣藍玉。沐英。趨雲南。梁王聞敗。度不能支。乃走普寧州。之忽納。若聖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達的。右丞驢兒。俱自殺。師至雲南。右丞觀音保以城降。屬郡皆下。友德擊破烏撒蠻。遂城之。又克七星關。以通畢節。於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諸蠻皆望風附。明年春。藍玉。沐英。進攻大理。拔之。禽其酋段世。分徇鶴慶。

麗江金齒皆

下。雲南悉平。

十五年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僧枯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於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置笏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

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置錦衣衛。

初置拱衛司。管領技尉。三年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儀鸞司。隸之。至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改學為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庠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諸令節。俱賞節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於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為御史給事中。而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會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槃皆起家為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后勤於內治。暇則講求古訓。以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於刻薄乎？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疾亟。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崩年五十一。

九月葬孝慈皇后。○選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修佛事。吳僧道衍。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冬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註等為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於京師。○三月。傅友德師還。命沐英留鎮雲南。○復鳳陽臨淮二縣民。世世無所與。○秋八月朔。日食。

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

子甲

亥癸

文忠器量沉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幹通曉經義。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之。卒。追封岐陽王。諡武靖。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勅諸司毋通內官監文移。○盱眙人獻天書。誅之。○冬十月。河南北平水。遣使賑之。○閏月。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

十八年。春二月。雷電雨雪。詔臣民極言得失。○太傅魏國公徐達卒。

達言簡慮精。屢為大將。善拊循。與下同甘苦。上無不感恩。效死尤嚴。戢步伍。所平大都。省倉三郡。邑百數。閭井宴然。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在帝前。恭敬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遂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寅丙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馮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命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院承教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永樂二年乃定制。以庶吉士專屬翰林。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王禡。

禡屢上表請襲爵并乞故王謚。乃遣使封之。賜故王顯謚恭愍。

冬十月頒大誥於天下。

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乃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十。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其後復命刑官撮大誥條目要畧。附載於律。謂之律誥。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免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十二月平緬宣慰

使思倫發叛。

思倫發寇景東。都督馮誠禦之。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戶王昇戰死。

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
 上。歲加帛一疋。絮十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
 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
 冬十二月朔日食。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鑿再校
 南海孔憲賢三校



附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起丁卯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盡
凡十二年
戊寅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討納哈出。

元太尉納哈出擁眾數十萬屯金山數寇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傳友德藍玉為副率師二十萬討之遣前所獲元將乃刺吾還軍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果來禽其子不蘭奚勝出松亭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有罪囚逮至京收繫錦衣衛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命取刑具悉焚之出繫囚送刑部詔內外獄咸歸三法司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哈出降。

乃刺吾歸見納哈出述帝恩德納哈出心動遣使求獻馬且覘軍勢勝軍踰金山降其部將全國公觀童納哈

秋八月召馮勝還詔副將軍藍玉領其軍

出度不敵因乃刺吾請降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哈出以
 數百騎至玉大喜飲以酒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
 之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饒
 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解蒙古
 語者密告茂納哈出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哈出驚起
 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都督耿忠擁以見勝納哈出
 將士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受傷驚潰勝遣觀童
 諭降之得所部二十餘萬人還至亦述河復收其殘卒
 三萬而餘眾竄匿者尚數萬都督濮英殿大軍還倅為
 所乘被執引佩刀刺腹死納哈出至京師詔封海西侯

勝奏常茂激變狀械至闕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閹者
 行酒於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
 失降附心而茂亦許勝過帝怒收勝大將軍
 印命就第鳳陽奉朝請而安置茂於龍州

九月詔商稅毋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
 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
 從

辰戊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備倭。

日本屢入寇。帝患之。謂和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若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人亦不得傳。岨近海民。四丁籍一。為兵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五萬八千餘人戍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思倫發寇定邊。眾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歐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竇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劔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

走賊殊死鬪。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衝突。大軍乘之。斬賊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遣使人貢麓川平緬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脫古思帖木兒於捕魚兒海。獲其子地保奴。

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問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眾。深人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今軍士穴地而爨。母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前鋒。大破之。斬太尉蠻子等。降其眾。脫古思帖木兒以其太子天保奴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駝牛羊十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

五月朔日食。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寢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

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
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資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爲監察御史

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諭之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介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坑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鋤根剪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姑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此由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辨官妓非人道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闈執戟墀階皆用俊良勿與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京城工役婦女非雜簿不修母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動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量於輕重惟埋髑髏之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輕重惟埋髑髏之夫闕茸下愚之輩朝捐刀楯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

詢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而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逃亡轉徙。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儒之徒。蕩無廉耻。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所奏略無次房。惟陛下垂鑒。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

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冬十月。元脫古思帖木兒為其下所殺。

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將依丞相咬住於和林行至土剌河為其下也速迭兒所襲眾遂散獨與十六騎俱咬住來迎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會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兵猝至搃殺之并殺天保奴自脫古思帖木兒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弑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弑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熾熾死弟煒代立其相季犛竊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禁武臣預民事。湖廣千戶夏得忠作

亂靖寧侯葉昇討之得忠伏誅。

得忠誘九溪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

夏五月置泰寧柔顏福餘三衛。

三衛地為兀良哈在黑龍江南元大寧路北境元遼王等內附帝即其地置三衛俾部長各領其眾互為聲援自錦義應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全寧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柔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獨柔

庚午

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朔日食。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稠燕王棣帥師北伐。

命傅文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咬住及乃兒不花。

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衛士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遙都元太尉乃兒不花等降。

棣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營遙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積。先遣指揮觀童往。觀童故善乃兒不花。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乃兒不花驚欲遁。觀童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喜過望。遂偕咬住等來降。二十五年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齊予之
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琰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
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
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
官廢事莫此為甚請自今
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為刑部尙書

靖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
也妾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
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二也。
不疑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
為為而碎之有過人
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
長年七十七筆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

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下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大臣之分極矣。藉合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犬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也。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

秋八月。詔母以吏卒充選舉。○九月朔。日食。○冬十二月。

朱辛

罷天下歲織文綺。

二十四年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封子十人爲王。

榘爲慶王。權寧王。梗岷王。榭谷王。松韓王。模潘王。楹安王。桎唐王。棟郢王。模伊王。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冬十月以馮堅爲兪都御

史。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未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二十五年春正月河決陽武。

旁侵十
一州縣。

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諡懿文帝御東角門召對廷臣慟哭學士劉
三吾進曰皇孫正嫡承統禮也帝意遂決。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命藍玉討誅之。

月魯帖木兒合德昌會川諸番改建昌轉攻蘇州玉遣
四川指揮瞿能討之至雙狼寨擒其將賊眾大潰月魯
遁能督兵追捕進至打冲河又敗之月魯走栢興州
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眾。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
百務兵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隘凌
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疎節濶目民以便安帝
嘗曰使吾高枕無南顧憂者英之功也卒追封黔寧王
諡昭靖子春晟
昂相繼鎮雲南。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初王禡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禡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因禡立其子昌未幾又廢昌而立瑤至是遂逐瑤而自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是冬成桂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九月立孫允攸為皇太孫。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慎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沉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學正。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揚么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么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玉有勇畧。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寢騎蹇自次。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寧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有言其私元主妃者。帝切責玉。玉猶不悛。及西征歸。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錦衣衛指揮蔣瑄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岷州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三月命晉王樞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旱。詔羣臣言事理。獄囚。秋七月朔。日食。九月。以鄭濟為左庶子。王勳為右庶子。

戊甲

亥乙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可用以勵天下。濟勲遂並拜官。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百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二十七年。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于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不聞公儀休事耶。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

二十八年。春正月。西平侯沐春討越州蠻平之。

越州蠻阿資恃險屢叛。春與都督何福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眾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詞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擣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帝春秋高。多猜忌。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遂賜死。諸子皆不得嗣。

秋八月信國公湯和卒。

和晚年益為恭慎。入閩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勝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當時公侯諸宿將。坐奸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

九月頒皇明祖訓。

詔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姦臣論。

二十九年春二月。燕王棣帥師巡邊。三月。敗元兵於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兀良哈禿城而還。秋八月。殺監察御

史王朴。

朴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丑丁

三十年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

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刀幹孟攻騰衝，思倫發走雲南。帝命春與何福等討之。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帥五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連破二寨，幹孟乞降，帝不許。

三十一年夏閏五月帝崩，太孫允炆即位。○葬孝陵。○六

寅戊

月詔省州縣汰冗員。○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於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奏入。翌日召問。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孝孺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展前批答之。

以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卿。參預國事。

泰為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子澄初為東宮伴讀。帝嘗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帝即位。遂命泰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周齊相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子澄曰。先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秋七月。周王櫛有罪。廢爲庶人。

齊泰與黃子澄謀。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大白帝。會有言周王櫛不法者。遂命曹國公李景隆帥兵襲執之。竄蒙化。諸子皆別徙。已復召還京。錮之。

八月。西平侯沐春卒於軍。

春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開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至是卒於軍。詔何福領其衆。

冬十月。熒惑守心。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都督何福擒刀幹孟。斬之。

沐春既卒。賊復懷貳。福率兵討之。擒斬刀幹孟。思倫發始歸平糴。

以張昇爲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爲都指揮使。

時燕王稱疾不出。廷臣謀削
燕心。乃更置守臣。使察其陰事。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整再校
南海孔憲賢三校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

起已卯明惠帝建文元年
盡已丑明成祖永樂七年 凡十一年

恭閱惠皇帝建文元年春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

尊母呂氏為皇太后立皇后馬氏立子文奎為皇太子

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為燕王藉口

三月京師地震夏四月湘王栢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皆為庶人

有告湘王栢反者遣使即訊栢懼闔宮焚死會齊代皆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囚榑京師幽桂大同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崩時。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舅徐輝祖切戒之。不聽。至是棣稱病。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還。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

六月。岷王榑有罪。廢爲庶人。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遣長與侯耿炳文討之。

先是帝遣侍郎暴昭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昭至北平。得燕不法狀。密以聞。已而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燕王。逮王府僚屬。北平都指揮張信。叛附於棣。棣密另部署軍士。列九門防守。都指揮張信。叛附於棣。棣密與僧道衍計。令張王。朱能。潛統勇上八百人。入府守衛。會朝使至。棣僞縛官校置庭中。結貴昂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昂貴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夷其族。伴讀余逢辰死之。參政郭資。副使畢懋。僉事呂震。並降。棣乃上書於朝。指齊泰。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等陷薊州。奪居庸關。通州。遵化。永平。密雲。懷來。諸守將。皆以城叛。帝下詔削燕王屬籍。以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審忠。副之。帥師討燕等。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繼。都指揮盛庸等。

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以暴昭掌之。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於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大兵方宴會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鄭州炳文部將張保叛降於棣時大兵十三萬夾滹沱而軍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率兵且至誘炳文軍盡北渡河棣率張玉譚淵等夾擊炳文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豎竇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棣兵進圍之三曰不克乃引去。

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代之齊秦極言不可帝不聽賜景隆通天犀帶親為推輪餞之江滸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時吳高耿勳揚文方圍永平棣語諸將曰吾在此景隆必不敢進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盡棄輜重走退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果引軍趣北平直薄城平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堅守不戰。

夜遣勇士縋城出所營營中驚擾驟退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令侯大軍同進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冰凝不得上。

冬十月棣誘執寧王權奪其眾及朶顏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寧在喜峯口外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朶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權不至坐削護衛棣聞之喜為書貽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戚求救執權手大樹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衛都長及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眾分隸各軍大寧城為空。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於鄭村壩敗績奔德州。

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諸軍皆潰明年春棣兵陷蔚州攻大同景隆自紫荆關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

辰庚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請去泰子澄帝為罷二人以謝燕陰留之京師仍叅密議。

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太祖初定田賦。蘇松嘉湖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稅額。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田賦之重蘇松為最。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減其額。而當時蘇州一府秋糧成額猶與浙江通省埒。至是下詔減免每畝不得過一斗。

夏四月李景隆及棣戰於白溝河敗績復奔德州。

時大軍六十萬列陣河上。棣率將士馳入陣都督瞿能奮擊所向披靡。棣以三騎宵遁。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明日再戰。瞿能平安持房寬陣。敗之。景隆繞出棣後大敗。良久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阻於隄。幾為瞿能所獲。走登隄。作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高煦救至。棣乃得免。薄暮再戰。能父子及諸將俞通淵滕聚等俱死。失精兵萬餘。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五月 棣陷德州 進攻濟南

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百餘萬石。勢益張。叅政鐵鉉趨濟南。偕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遂攻濟南。景隆敗績於城下。南走。帝用齊泰黃子澄計。遣使議和以緩之。棣不聽。射書城中諭降。鉉遣千人出城詐降。伏壯士城上。候棣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既而軍士失約。棣未入城。板驟下。棣驚走。橋舍卒不可斷。棣鞭馬馳去。憤甚。築長圍。晝夜攻。

秋八月 承天門災

方孝孺建議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承天門為臯門。前門為路門。從之。

都督盛庸 叅政鐵鉉 擊敗棣兵於濟南 復德州

時平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人渡河攻德州。鉉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鉉等乘勝復德州。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叅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於是庸進駐德州。吳傑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九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於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先是棣襲滄州。譚淵一夜殺降卒三千餘人。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與鐵鉞屯兵東昌以邀之。棣率兵薄營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帥番騎來救殊死劇翼棣潰圍出以百騎走館陶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鬪兩年。鋒銳盡至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三年春正月復齊泰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已辛

三月盛庸敗棣於夾河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棣復率眾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未能張武等殊死鬪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失利日暮各斂兵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庸大敗走還德州時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來會聞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南棣率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發強弩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眾忽大風拔樹聲如雷安亦敗仍走入真定。

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棣不奉詔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泰子澄於外密令為募兵計棣聞二人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儒孝儒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直定諸將度蘆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為然遣使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未幾盛庸吳傑平安分兵斷燕餉道棣患之復遣

使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為所惑。帝乃下其使於獄，以絕燕。

夏六月。棟將李遠寇沛縣，焚糧艘。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棟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為官軍袍鎧，田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為遠伏兵所敗。

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

燕兵掠彰德，陷休縣。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攻之。棟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棟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等往援，大敗。棟勒兵還北平。

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鎮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嘗受密詔輔皇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棟大舉南犯。

棟稱兵三年，親戰陣，肩天石，屢瀕於危。所陷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

侵暴為言者。語所在有司繫治。於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連陷山東州郡。斷徐州餉道。破蕭浦。及宿州。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於山東。夏

四月。官軍連敗棣兵於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拔棣去。適輝祖來會戰於齊。岱山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棣兵渡淮。陷揚州。

何福移營靈壁。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運為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棣帥精銳橫擊。斷其軍為二。福開壁往接。俱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翼日。燕兵猝薄。壘發三礮。軍士爭趨門出。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豪塹俱滿。福單騎走。安及陳暉等三十七人皆破執。盛庸獨引軍而南。列戰艦淮南岸。燕將即福。朱能。自上流。潛濟。盡奪戰艦。渡淮。下泗州。時昭棣遂乘勝陷揚州。帝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修撰王叔英。

分道徵兵。召齊泰、黃子澄還京師。方孝孺言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部主往燕軍議割地。罷兵。棟曰。吾此來欲得奸臣耳。不在土地。部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將崇舟師。江上。為禦守計。兵部右侍郎陳植監戰。江上。棟慨誓師。部將殺之以降。

六月棟兵渡江犯京師。谷王棟及李景隆迎降京師。帝不知所終。

盛庸、徐輝祖等敗棟兵於浦子海口。會高煦引番騎來援。庸軍退。駐高資港。都督俞勳、陳瑄以舟師叛。附於棟。棟率兵自瓜州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眾降。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詣諸師。講和。棟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為。景隆等不能發一語。還。帝復令谷王棟、安王楹往。棟卒不奉詔。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手劍斬之。棟、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棟麾蓋開門迎降。謝康進楹叩馬欲刺棟。被殺。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棟遣中使出后屍於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王子禮葬之。

棣自立為皇帝

棣入京編修湯樂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棣遠趨謁陵畢羣臣備法駕迓詣奉天殿即皇帝位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於是下吏命引罪不屬削爵幽私第永樂五年卒至萬曆時追諡忠貞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領之及陷京師師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至是博孝孺至命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怒命繫獄泰子澄

亦至。帝親詰之。抗辨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於市。孝孺門人廖鏞、廖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秦從兄弟俱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土坐誅者數百人。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

縛子寧至。詔不遜。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敬嘗建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夷三族。同時殉難者宗人府丞宋徵、御史葉希賢、衡府紀善周是修、修撰王艮。艮於城陷前一日與胡廣解縉俱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二人去。溥子與弼嘆曰：胡叔能死。是最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良舍哭。飲鴆死矣。時先後死者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程本立、司中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郭在、廬迥、禮部侍郎黃魁、給事中陳繼之、韓永、龔泰、黃鉞、御史謝昇、丁

志方甘霖董鏞魏冕林英會鳳詔戶部主事巨敬大理寺丞鄒瑾秦府長史鄒朴右侍郎黃觀當靖難兵起時觀嘗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斥及奉詔募兵至安慶聞京師陷命舟至羅利磯朝服東向拜投急湍死妻翁氏携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修撰王叔英刑部尚書侯泰禮部尚書陳廸大理少卿胡閏左拾遺戴德葵蘇州知府桂善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漳州教授陳思賢松江同知周繼瑜並不屈死御史高翔喪服入見請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谷王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基次子也嘗至燕與王奕王曰不稍讓我耶對曰不可讓者不敢讓也主默然燕兵起隨谷王歸京師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事軍敗歸青田帝卽位召之以疾辭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前爲刑部侍郎以議減燕府人罪謫外至是遣使召良良積薪自焚妻赴水死仍徙其家於邊

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以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爲永樂元

年。建文中更改諸法。一復舊制。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蠲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召陳瑛爲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爲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僉事湯宗曰於朝。逮謫廣西。至是召爲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劾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璋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官翰林待詔。帝卽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殺兵部尚書鐵鉉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至是執之。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清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讐耳。遂磔於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九月論靖難功。爵賞有差。

封卽福等三十
四人爲公侯伯。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命李景隆爲監修官。前纂修官知
府葉惠仲以直書靖難事。族誅。

十一月立如徐氏爲皇后。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命周齊代岷四王復其國

諸王皆惠帝時廢。帝初卽
位。復其爵。至是予舊封。

未癸

二月改北平為順天府。置北京。徙寧王權於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卽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廢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靖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為常。

徙大寧都司於保定。

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至天順末。大寧地遂為朵顏三衛所有。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而諸夷部落胥列門庭矣。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

時蘇松嘉湖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請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

使其勢分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理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立麻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賚書幣往迓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馬彬使瓜哇蘇門答刺諸國季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加刺柯枝諸國中官四出及三年夏帝疑惠帝亾海外使中官鄭和王景弘等蹤跡之多賚金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造大船由蘇州劉家港入海歷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耀兵絕域諸邦震恐來朝者日衆而中國耗費亦不貲。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厯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厯於朝鮮諸國。○北京地震。○封胡查

為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弑國王陳日焜立其子暉及弟案復弑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各其子蒼曰胡奩尋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奩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奩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為眾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齎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奩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奩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明年前國王日燿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帝始悔封奩之誤遣使詰責令其篡奪之狀以聞奩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三年冬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納天平於安南至芹站山徑險惡伏兵起劫殺天平中等不得已引還帝大怒銳意興師救中等隨軍立功自贖

二年夏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已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即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持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請宣宗也復問黃淮尹

昌隆對與縉
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

道衍從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決焉。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第一。至是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爲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留輔太子於南京。皇長孫出閣。就學。又侍說書。

六月。汰冗官。○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帝卽位。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卒。命其兄子脫脫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爲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帝以爲祭酒。遂不預機務。

冬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鞵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

十一月京師地震。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邸受賂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絕朝請。至是李王剛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三年春正月韃靼掃胡兒內屬。

鬼力赤稱可汗帝遣使諭之通好。賜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等。至是阿魯台別部掃胡兒及察罕達魯花等先後來歸。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

時命武城侯王聰規虜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宦者

典兵自此始。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帝遣使假道殷不許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乃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二年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都督潭深指揮趙曦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殷二子十二月沐晟討八百降之。

戊丙

四年春三月帝視國子監行釋奠禮。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六月朔日食不見。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詔之日。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命大工。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博有罪廢為庶人。

博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博入朝。廷臣劾博罪。博厲聲曰。好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十一月高文雅上

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詔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

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張輔大破安南兵。

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富良。四江爲固。賊緣江兩岸樹柵築城於多邦。陸連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遣將破賊於嘉林江。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傳其城。指揮蔡福先登。土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克東都。遣別將李彬克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遁入海。明年春。輔又大破之於木丸江。斬三萬餘級。

既寧王允熙卒。

惠帝弟凡三人。吳王允燧。衡王允燧。徐王允熙。帝卽位後。廢允燧。允燧爲庶人。改封允熙爲既寧王。至是。既寧中火。王暴卒。

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爲廣西參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大寶法王。

前年冬。侯顯偕哈立麻至。帝令建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五月。張輔禽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賊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時久晴。水涸。賊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遂畢渡。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論功。進。輔為英國公。晟為黔國公。餘陞賞有差。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領布按二司事。

分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十七縣。十二衛。置三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許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冬十一月。彗星見。

六年春正月。岷王榷有罪。削其官屬。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八月。交陟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餘寇附之。定乃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至冬。晟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參贊尚書劉儵被圍。自經。呂毅及參政劉昱皆死。明年復命張輔。王友帥師與晟協勦。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眾。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三

三

洪武中。以茶易馬。上馬給茶八十斤。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碭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四匹。且多瘦損。乃申嚴茶禁。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選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啓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袁綱。草珣黨附陳瑛。瑛。兵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寃。立白之。以帝力罷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珣於獄。又御史方恢。匿父喪。太子台械送行在。於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瑄下獄死。

瑄以首勦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瑄。下錦衣衛獄。瑄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討燕。安以列將從。驍勇善戰。功最多。已而兵敗。被執。送北平。帝卽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

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五月封瓦刺馬哈木為順

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

瓦刺亦蒙古部落在鞑靼西其渠分為三帝即位屢遣使諭賜至是遣煖答失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金紫光祿大夫加王號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郭驥使鞑靼為所殺。

鞑靼知院阿魯克殺鬼力赤而迎元裔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為可汗帝以書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本雅失里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詔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為序班。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鞑靼敗績。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瑩再校
南海孔憲賢三校



庚寅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五

起庚寅明成祖永樂八年凡十六年
盡乙巳明仁宗洪熙元年

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

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
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督左右哨
陳懋劉才督左右掖劉榮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

夏五月大敗韃靼於幹難河本雅失里遁遂征阿魯台

帝至臚前河本雅失里聞之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
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謀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
東奔帝追及幹難河本雅失里拒戰帝麾兵奮擊大敗
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魯
台

六月擊阿魯台敗之

帝至靜虜鎮阿魯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
虜果悉衆來犯帝躬率精騎衝擊阿魯台墜馬遂大敗

追奔百餘里詔班師。

秋七月帝還北京。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太祖時宿將建文元年與盛庸平安會兵伐燕戰淮北不利輒奔還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趾。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於靈長海口大敗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為交趾布政使不受命剽掠如故乃以輔為征虜副將軍會晟討之。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陛下多用重典英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問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如辛

命工部尚書宋禮浚會通河

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
淮。達揚武。陸輓百七十里。大衛河。良苦其勞。濟寧州同
運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
必資汶水。乃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
汶流。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中分之為二道。以四分南
流。接徐浦。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
皆注。所謂小存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
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以成。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

自黃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由開封北東行。又決而
南。壞濶縣堤。濟康二水交溢。復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
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帝命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言
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
之以殺水勢。詔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
瓚等相治。併令宋禮總其役。七月。河復故道。河南水患
稍息。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於獄殺之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在獄四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左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於月常江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椿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椿以進而自率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至冬復敗之於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

初哈密忠順王脫脫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脫脫顧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救戒諭未至而脫脫暴卒乃復封其從弟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詳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地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二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千餘丈明年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於清浦築土山立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帝親為文記之。

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在邊習武敏勇軍功靖難兵起惠帝召植植度海島朝改國荊州帝以其貳於已嫌之至是削護衛。

秋八月敕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迤西至洗馬林皆築石垣深壕塹以防寇。

九月以蘭芳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遣芳按視芳請築中鹽隄自中濠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又請編木成大困貫

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隄上為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涼州酋老的罕叛守將擊敗之老的罕走赤斤蒙古衛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敕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老的罕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于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賂新捕治之綱江奏新罪帝遽命逮新捕核皆錦衣私人行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政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周廉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罷朝賀○二月置貴州布政司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克暴與副使黃禧構怨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地曲宥之改禧為辰州知府而思州宣慰

使田琛亦與宗鼎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墓。宗鼎訴於朝。屢勅琛。禧赴闕。自辯。皆拒命。不至。乃命鎮遠侯顧成帥兵禽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爲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募焉。貴州爲內地。自是始。

令民牧馬。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至是行之。北畿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倍之。其以事徧發者。七戶一匹。得除罪。自後馬日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卽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尙書察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范馬。楊溥。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夏五月。定死罪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買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瓦剌馬哈木累請賞賚留勅使不遣帝遣中官賚勅責之未幾阿魯台遣使奏馬哈木弒其主本雅失里擅立答里巴為可汗請發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

馬哈木擁兵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青領左右掖劉江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於老撾。

前年冬輔與辰會順州賊賊於愛子江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為賊帥阮帥至是進師羅蒙江道險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禽劉景異阮鎔等季擴走老撾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卽軍中。爲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忽蘭忽失溫。大破瓦剌兵。追至土刺河。馬哈木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虜於康哈里。孩禽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忽蘭忽失溫。馬哈木等三部。埽境來戰。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綏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刺河。馬哈木等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峰山。阿魯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九月。廢晉王濟煇爲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爲晉王。

濟熿少狼戾。失愛於父。濟煇旣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煇。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煇於朝。又誘府

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熸爵。及世子美妻。並為庶人。而立濟熸為晉王。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於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未乙

十三年。春正月。馬哈木遣使來朝。○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於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備。黃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壞與汶水合。經徐呂二洪。南入淮。漕道通。遂罷海運。

夏四月。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申丙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靖難兵起。僧道衍薦為謀臣。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勲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淮等亦獲全。至是卒。諡忠襄。

五月朔日食。○開清江浦。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於河。漕運稱便。

秋九月北京地震。

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魯台敗瓦剌來獻捷。○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疾疫。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爾等所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

秋七月。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

綱便辟詭黠。善鈎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於市。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始命御史巡鹽。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詔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十五年。春二月。谷王穗有罪。廢為庶人。

初穗開門迎降。帝德之。賚予甚厚。穗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子悅燇得罪。逃穗所。穗因詭眾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穗入朝。示以蜀王章。穗

戊戌

伏地請死。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吾寧生搏。乃廢搏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

州。

高煦初封雲南。已而改封青州。皆托故不行。私選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禽治之。高煦手鐵瓜。搥殺野驢。眾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南京。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越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來。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築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巡檢黎利。及又安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參政侯保。馮貴。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為左參將。助彬討之。其後羣寇

悉破滅。惟利竄匿。
老嫗。出寇掠如故。

夏五月。胡廣卒。

廣於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倡
解縉迎附。廣性縝密。故始終保恩。寵卒。諡文穆。文臣得
諡。自
廣始。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於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宦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
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輔導有關。下獄死。

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榮擊破之。

倭數寇海上。榮度形勢。請於望海埭築城堡。以備之。倭
入王家山島。榮急引兵赴埭上。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
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榮分兩路
次擊。盡覆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十八年。春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以幻術聚眾。據益都。卸石柵為亂。攻下莒。卽墨。圍
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

紀

庚子

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養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衛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截六千餘人。鰲山指揮王真亦殲賊於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摧辱之。詔徵升下獄。已得釋。

秋八月朔日食。置東廠。

帝七年。已令中官刺事。及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奸。令錦衣官校。專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立東廠。以內監掌之。由是中官之勢日重。訖於明亡。不可復制。

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徙都之。頒詔中外。大祀天地於南郊。赦。

夏四月三殿災。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於獄。

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疏。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動科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

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展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與突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在外則使臣旁午。賄賂公行。有司或不承應。即羅讒毀。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永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資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資。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陛下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毋聽小人重勞天下。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多云遷都不便。帝不擇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於是發怒。殺儀。下時。免獄。出給事柯暹。御史鄭維垣等於外。而緝竟得無罪。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下戶部
尚書夏原吉等於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
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
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疘
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
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
中於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永等分往山東、山西、
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
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二十年春正月朔日食。罷朝會。○帝自將征阿魯台。命皇

太子監國。

阿魯台初為瓦剌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年生
聚蕃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出沒塞下。為寇。至是大入
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於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靈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殺胡原。阿魯台遁。遂征兀良哈。

大軍至開平。謀報阿魯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大軍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輜重於濶。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行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翼也。當移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屈裂兒河。與虜遇。帝麾騎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捕虜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尙書兼詹事蹇義於獄。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構。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尙書呂震。婿張鵬。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命。

與震並下獄。
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閏月乾清宮災。

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造偽詔謀進毒於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曰。汝為之。即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釋李時勉於獄復其官。八月帝

復自將征阿魯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蒙古也先土干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聞阿魯台為丸刺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懋為前鋒。至宿窺山。遇王子也先土干率所部

辰甲

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資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開平守將言阿魯台犯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至開平。獲謀者。知阿魯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魯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痊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六月。至蒼蘭納木兒河。詔班師。

前鋒至蒼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至白邱山。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

帝還至清水源命楊榮金幼孜刻崖石為銘遣呂震以
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時帝已不豫至蒼崖成疾甚
顧左右嘆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遂崩楊榮金幼孜
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露錫為禱以歛載之龍舉
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
訃太子太子遣太孫奉迎軍中始發喪。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釋夏原吉黃淮等於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
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夷原吉對以賑饑省
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阻
採辦悉從之既即位復原吉等官。

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交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
諸司可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
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
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大學
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之。

福在交阯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帖然，帝以福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呂震請遵遺詔，除縗服，帝不許，命廷議羣臣請服素冠黑角帶，報可，及視朝，帝仍服縗經。

始置南京守備。

以襄城伯李隆爲之，兼領中軍都督府，虜爲南京要職，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景泰中復置協同守備一人。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爲民。至是復故爵。

詔有司奏雨澤者卽以聞。

通政使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卽以聞。

立皇后張氏。立子瞻基為皇太子。○詔舉賢才。

令於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性惇篤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論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鞫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躋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帝親授閣印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如有建白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藉田。○南京地震。○三月以權謹為文華殿大

學士。

謹初爲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於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爲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祭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採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攬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帝崩。六月。太子瞻基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胡氏。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
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行之。
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
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
鳳陽廬州二府。
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卿胡概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自是遇災荒
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
而三司之任漸輕。

九月葬獻陵。

古香齋新刻袖珍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五

順德梁振藻初校
南海孔昭盞再校
南海孔憲賢三校



